

希臘悲劇名著

窩狄浦斯王

索福克勒斯原著
羅念生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窩狄浦斯王
ΟΙΔΙΠΟΥΣ ΤΥΡΑΝΝΟΣ
KING ŒDIPUS

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 原著
哲布 SIR RICHARD C. JEBB 編
羅 念 生 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像斯勒克縛索

譯者序

這譯本是根據哲布 (Sir Richard C. Jebb) 所編的「索縛克勒斯叢書」(Sophocles, the Plays and Fragments) 第一卷「窩狄浦斯王」(The Oedipus Tyrannus) 譯出的。譯者所採用的是一九一四年的劍橋 (Cambridge) 翻印本。哲布的學識很宏富，考證很周密，但有一些小地方，譯者卻沒有依照他的解釋譯出。譯劇內的專名詞列有一個簡明表。讀者還可按譯音表推測希臘原名。

譯者於二十二年冬天在雅典國家劇場裏看過本劇。希臘人把這古典語言改成了現代希臘語，用輕重節律 (Rhythm) 來替換古代的長短節律。那次的舞臺

背景是一道宮牆，觀眾左邊有一道巷子引入宮中。牆外只立着一所祭臺，觀眾右邊有一道階級。背景變成了這樣簡單。窩狄浦斯弄瞎了眼睛出來時，觀眾很動情，憐憫的成分似乎較恐懼的成分為多，也許是因為如今的宗教心理全然改變了。

譯者在雅典時，從事美國善教 (Bowdoin) 學校教授密恩斯先生 (Thomas Means)，朝夕與先生研究本劇，有許多疑難的地方都承先生指教。先生曾將此劇譯成英文，在美國出演過。

譯者十分感謝一位朋友在大暑天幫了他許多忙。

羅念生 二十四年八月十日，北平。

插圖表

(1) 索縛克勒斯像 (第四頁) 一八三九年出自忒拉契那 (Ternacine), 現存羅馬拉泰朗 (Latran) 博物館裏。這是大理石的仿製品。原像爲青銅所製。頭作深思, 衣褶表現很高貴的神情。

(2) 高狄浦斯破謎 (第四頁) 安格爾 (Ingres) 繪。左下角有枯骨與屍體, 那是未能道破謎語, 被妖獸處死的人。

(3) 人面獅身的妖獸 (第五八頁) 出自斯巴達。

索縛克勒斯小傳

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 於紀元前四九五年生在雅典西北郊的科隆諾斯 (Colonus)。他比愛斯苦羅斯 (Aeschylus) 年幼三十歲，比攸立匹得斯 (Euripides) 卻年長十五歲。他父親名叫索非拉斯 (Sophilus)，或叫索非爾拉斯 (Sophilus)。關於他的身世我們全然不清楚，但我們知道索縛克勒斯曾受過很高的教育，在音樂與體育兩種最重要的希臘教育方面受過薩蘭的訓練，且在這兩方面得過花冠獎品。正當他十六歲時，雅典城慶祝薩拉密斯 (Salamis) 大戰的勝利，繞着戰利品舉行勝會，叫索縛克勒斯赤着身子，抱着弦琴，領導歌隊高唱凱旋。由這一點可見那時他的身體發育得很

完美，對於音樂和舞蹈具有特別的長處。

他於紀元前四六八年初次在戲劇上顯露頭角，他那時纔二十七歲，便首先出來和他的長輩愛斯苦羅斯作對，那位老作家到那時已經握了一世的權威。那次的「酒神大節」 (Great Dionysia) 特別嚴重，因為賽蒙 (Cimon) 將軍從賽拉斯 (Seyrus) 攜着西修斯 (Theseus) 的遺骸歸來，政潮鬧得很凶，弄得地方官不敢用拈鬮法來派定評判員。正當判決時，賽蒙帶着九位同僚進入劇場裏，地方官在祭臺前止住他們，叫他們發誓要公正的評判。他們把頭獎贈與索縛克勒斯，愛斯苦羅斯僅得了次獎。這位老作家惱羞成怒，離開雅典，回西西利

(Stieiy) 去了。從此後索縛克勒斯便霸占了雅典的劇場，直到紀元前四四一年纔被攸立匹得斯賽敗了。次年春天他又表演了『安替功涅』(Antigone)，很能得雅典人的歡心。在薩摩斯(Samos)之役，他便做了培利克利斯(Pericles)手下十大將軍之一。到了晚年，他的兒子易俄封(Iophon)看見他疼愛孫兒，很生妬忌。他聽說這老頭子要把大部分家產傳與孫兒，便控告他神經衰敗，做事太糊塗。這老人當庭宣讀他新近纔寫就的『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法官聽了他這崇高偉壯的詩句，知道他的神經並沒有衰敗，立刻就辭退了這件案子，還斥責易俄封不孝敬親老。這位悲劇家死於紀元前四〇六年，享了九十歲的高壽。

古今的批評家都說索縛克勒斯是希臘最偉大的悲劇詩人。他的風格很雄壯，表現又完美，這兩點很受古代批評家稱譽。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據說他寫了一百三十個劇本。我們知道他一共得了十八次悲劇獎賞，每次參加以四個劇計算，那末他的作品有三分之二是成功的，且從未得過末獎。他僅僅遺下七個劇本，即是『阿克』(Ajax)，『厄勒克特拉』(Electra)，『窩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Oedipus at Colonus)，『安替功涅』(Antigone)，『特拉客尼伊』(Trachiniae)和『斐羅克忒忒斯』(Philoctetes)。那第四個劇『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是他死後，他同名的孫兒纔拿出來表演的。

引言（節譯）

（一）題旨：在某一種意義上，「窩狄浦斯王」是雅典的悲劇傑作。旁的劇本在結構的發展上可沒有這樣高明，這種高明的地方全靠人物的巧而有力的描寫。近代戲劇可以將次要部分隨意增減，劇景也可以隨意變換；這樣一來，結構與人物便不容易像本劇這樣緊湊在一起。

我們不妨盡力去追尋窩狄浦斯故事的原形，看索縛克勒斯增刪了多少，且看旁的劇作家怎樣處置這題材，這都是很有趣的。

這神話的題旨是一個兒子殺害他所不認識的父親，因而實現了那註定的命運。那娶母一事若不是原有

的故事，倒是很早就添入了的。這神話有兩個中心觀念：第一個是難逃的命運；第二個是聖潔的天倫關係，這後一個觀念是由那可怖的逆倫的罪惡反襯出來的。這兩個觀念僅由這種簡明的形式表現出來，從這一點可以推想這神話原是很古的。我們可以拿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蘇勢布與盧斯泰姆」（Sohrab and Rustum）一詩來比較：在那首詩裏，一個父親殺死了他所不認識的兒子，因而生出了許多感傷與騎士的柔情；這種情感在這個希臘神話原有的簡單形體裏是絕對找不出來的。

（二）荷馬史詩「依里亞特」（Iliad）裏面說

起窩狄浦斯的兒子波呂涅刻斯 (Polynices) 帶着友軍去打塞拜 (Thebes) 也曾說起麥客斯 (Mecistheus) 到塞拜去參加窩狄浦斯的葬儀 (見第二十三卷第六七九行以下) 那原詩恍惚說窩狄浦斯是因死的。

『奧第賽』 (Odyssey) 說得比較詳細 (見第十卷第二七一行以下)。

『我看見窩狄浦斯的母親厄匹卡斯忒 (Epicaste) (在悲劇裏叫易俄卡斯忒) 她不知不覺就做了件很壞的事，嫁給了她自己的兒子，那兒子弑了父親後更討娶了母親；天神把這些事體告訴了凡人，但窩狄浦斯還在塞拜高城上稱尊，忍受着天神的惡意。厄匹卡斯忒自縊身死，去到了冥府；她給國王遺下了許多苦處……』

在這個大綱裏，沒有提起窩狄浦斯驅除妖獸，解救塞拜城的故事 (雖是這一點可以由妻母一事推測出來)，也沒有提起窩狄浦斯自己弄瞎了眼睛；更沒有提起他被逐出境；這最後一點與『依里亞特』裏的故事相符。『奧第賽』且沒有暗示厄匹卡斯忒爲窩狄浦斯生下子女，因爲他們結合不久，事情就暴露了。

(三) 旁的史詩：希西俄得 (Hesiod) 遺失的詩裏也許提起過這故事。他傳下的詩裏僅涉及窩狄浦斯的兩個兒子『爲爭奪父親的羊羣』在祖城裏拚命。希西俄得且知道那獅身人面的妖怪在塞拜城爲害。

有一些遺失了的敘述塞拜神話的史詩曾詳敘窩狄浦斯故事。當中有一部叫做『窩狄浦斯史詩』 (Oedipodeia) 這部詩裏說窩狄浦斯的四個兒女不是易俄卡斯忒所生的，乃是他一位續絃攸利干奈亞 (Eury-

eneia) 所生的。這一點和『奧第賽』裏所說的相符。即是易俄卡斯忒並沒有爲窩狄浦斯生下子女。據我們所知，只有雅典詩人纔說她生過兒女。那些想討好多利安人 (Dorians) 的詩人與史家不說易俄卡斯忒生過子女，自有他們的理由。因爲有一些世家自認是窩狄浦斯的後裔，如像西隆 (Theon) 自認是窩狄浦斯的兒子波呂涅刻斯 (Polyneices) 的後裔。若說他們的先人是由那不潔的婚姻所出的，不異於說那河水的泉源是污濁的。

在『西普利亞』(Cyria) 史詩裏，涅斯托 (Nestor) 也曾說起這故事。……還有一部『塞拜史詩』(Thebaid) ——不是後來安提馬卡斯 (Antimachus) 所寫的同名的史詩，——只剩下約末二十行，敘述窩狄浦斯咒詛他的兒子日後會爭奪王權，自相殘殺，

因爲他們違背了父親的告誡，曾把拉易俄斯所用過的酒杯放在他的棹上。

(四) 平達 (Pindar) 平達也曾提起過這故事，見第二個『俄呂謨匹阿歌』(Olympiad) 第四十七行以下：

『……自從那日那倒楣的兒子違着拉易俄斯，把他殺了，圓滿了日神的預示。但報復女神們見了，使他那兩個好戰的兒子自相殘殺。』

在這裏那報復女神原是爲報復那弑父的冤仇，並非爲響應窩狄浦斯的咒詛，纔敗壞了他的兒子。平達且有殘句說起那女妖的謎語，他還引用過『窩狄浦斯的智慧』一語。

(五) 史家：那些史家詳敘塞拜神話時，不至於刪去了窩狄浦斯傳說。黑拉奈卡斯 (Hellanicus) 曾說起

那自己弄瞎了眼睛的窩狄浦斯。斐累賽提斯 (Pherecydes) 著有一卷塞拜神話。據他說，易俄卡斯忒曾爲窩狄浦斯生下兩個兒子，同被密尼伊人 (Minyae) 殺死了。至於那四個兒女（指厄忒俄克勒斯 Bleocles，坡呂涅刺斯 Polynices，安替功涅 Antigone 和易斯麥涅 Ismene）乃是繼母所生的。

（六）悲劇家：這故事的綱領雖是固定的，但細節各自不同，可以任人取捨。那三大悲劇家，噯斯苦羅斯 (Aeschylus)，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和攸立匹得斯 (Euripides) 採用了一些新的細節，這些細節不是先前的傳說裏面所有的。他們說那四個兒女是易俄卡斯忒所生的，不是繼母所生的。他們又說那兩個兒子的命運原是窩狄浦斯咒詛出來的。我們不十分明瞭攸立匹得斯怎樣處置這個故事；但噯斯苦羅斯與索縛克勒

斯兩人的計劃卻有很大的差別。

噯斯苦羅斯處置這個故事，正如同他處置阿加孟農 (Agamemnon) 的故事一樣。他把窩狄浦斯當作一個「四部曲」裏面的首要人物，這「四部曲」追敘到拉布達科斯 (Labdacus) 家中所承受的咒詛。正如「俄勒斯忒阿」(Orestes) 三部曲追敘到彼羅普斯 (Pelops) 家中所承受的咒詛。那四部曲的第一部是「拉易俄斯」(Laïos)，第二部是「窩狄浦斯」，第三部是「七將攻塞拜」(Seven Against Thebes)；那完成這四部曲的笑劇是「獅身人面的妖獸」(Sphinx)。「拉易俄斯」只剩下幾個字，「窩狄浦斯」也只剩下三行。「七將攻塞拜」卻完全存在，我們可以從這劇裏（由第七七二行至第七九一行）看出「窩狄浦斯」一劇的概略。噯斯苦羅斯正如索縛克勒斯一樣，把窩狄

浦斯放在最得意的時期中。這主人公拯救了塞拜城 (Thebes)，很受那地方的人民崇敬。但後來他發覺了那逆倫的婚姻，自己弄瞎了眼睛，還咒詛他的兒子爲爭奪王權日後會自相殘殺。這咒詛且是戲劇頂點的一部分，在詩人看來，這是很重要的，因爲這正好表明報復女神們不斷的活動。

(七) 索縛克勒斯：『窩狄浦斯王』不屬於一個三部曲，乃是一個獨立的劇本。劇本的頂點是窩狄浦斯發覺他自己的身世，同時注重發覺時所生的影響，不注重後來的結果。如其作者盼望一個成功的結構，他必須把這個『發覺』預備得很自然；這『發覺』的進展當越來越有趣；等到完成時，劇中的情景必須有絕大的倒轉。索縛克勒斯的成功就在他的結構上。在分析本劇的結構以前，我們得注意作者的兩點發明：

(1) 原說窩狄浦斯在襁褓時被他的母親遺棄在客賽龍山上，幸虧那兒的牧人尋見了他，把他養在那崇拜報仇神的西喜噶 (Sicyon) 或是養在博俄替阿 (Boeotia) 南部。索縛克勒斯卻叫拉易俄斯的牧人把那嬰兒交與坡呂波斯 (Polydus) 的牧人，這接受的人把他養爲己有。作者這樣製就了兩種證據，這兩種證據在最後的『發覺』裏會合在一起。且因此窩狄浦斯對於自己的身世問題，由煩悶、恐懼，進展到希望的境界裏，這和觀衆所知道的真實情形恰恰相反。

(2) 愛斯苦羅斯的『窩狄浦斯』殘句裏表明那國王在波特尼伊 (Potinie) 附近的三叉路上殺了拉易俄斯，那地方在博俄替阿 (Boeotia) 境內，正當塞拜與普拉提阿 (Plataea) 間的大道。遊歷家保塞尼阿斯 (Pausanias) 曾在那遺址裏見到地母和地女 (De-

meter 和 Persephone) 的聖林。這地方且是報復女神的聖地：「波特尼伊」的本意是「可畏的」，這原是報復女神的稱號。這地點最合於喀斯苦羅斯的用意；他們兩父子承受了家中的咒詛，在報復女神的聖地彼此相逢。

但這地方不合於索縛克勒斯的用意。在他看來，劇中的神明主宰不是報復女神，而是日神。他把那肇事的地點由波特尼伊移到道力阿 (Daulis) 附近的三叉路上，那地方與得爾火 (Delphi) 同在縛客斯 (Phocis) 境內。波特尼伊的分叉路已尋不見了；但縛客斯的過道與索縛克勒斯劇中的情節很相合。（參看第二五二註）這地點的變換表示劇裏的人物不受報復女神的掌管，而受日神的掌管；只有日神才能洩漏那不潔的行爲，懲罰那不潔的人，且能使那流浪的人得到最後的安息，使

那爲無心的罪惡而傷心的人得到最後的寬赦。

（八）故事的前部：本劇沒有說起這故事的前一部分。索縛克勒斯不像攸立匹得斯 (Euripides) 那樣在開場時敘明故事的本源。詩人所想像的這故事的一部分得在本劇的零星散漫處去尋找；再把這些片段連接起來，纔能使我們完全了解這部作品。

塞拜國王 拉易俄斯 (Laius) 因爲沒有子嗣，跑去得爾火 (Delphi) 訪問日神，到底他會不會絕嗣。日神答應給他一個孩子，但他自己卻會死在那兒子手中。（參看第二四九註）後來易俄卡斯忒 (Jocasta) 真爲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三天之後，他就把他拋棄在客賽龍山上。嬰兒的足部釘上了一顆釘子，——即使這殘廢的嬰兒沒有死去，被人家發現了，那人也不致於收養他；這孩子後來竟因此取得了「萬秋浦斯」這個名字，這名字

的本意就是「驕腫」。

易俄卡斯忒親手把這嬰兒交與一個用人，吩咐把他弄死。這人是拉易俄斯家中所生的奴隸，因此很得主人的信用。拉易俄斯每年叫他上客賽龍山上去牧羊，從三月牧到九月。

他在那山上結識了一個牧人，這人是科麟索斯 (Corinthus) 國王坡呂波斯 (Polybus) 的用人。拉易俄斯的用人可憐那孩子，把他交給了這位科麟索斯牧人，這人把他帶到了他自己的祖城裏去。那時候坡呂波斯和他的王后麥洛拍 (Meropo) 也沒有子嗣，便把這嬰兒養爲己有。科麟索斯人都奉他做太子。他一直長到成人從未懷疑過他不是國王的血肉。

但有一天一位客人在宴會裏喝醉了，說窩狄浦斯並不是國王的親生；這太子跑去問國王和王后，他們痛

叱那醉漢，安慰了窩狄浦斯，但他覺到處都有人在議論他，便決心親自去訪問日神。日神沒有指明他的父母是誰，卻說他會殺死他的父親，討娶他的母親。

他便離開了日神的廟地，決定不再回到科麟索斯故鄉去。於是他向着東方走去，從縛客斯 (Phocis) 去了博俄替阿。

這時候拉易俄斯正從塞拜城趕得爾火去訪問他從前拋棄的嬰兒到底死了沒有。他沒有帶許多衛士，只帶了四個隨從。這五個人在縛客斯 (Phocis) 境內的三叉路上，逢着窩狄浦斯。他們起了口角，窩狄浦斯殺死了拉易俄斯和他的三個隨從。那第四個隨從逃回塞拜城去，說是一大羣強盜殺害了他們。這生還的人正是從前拉易俄斯和易俄卡斯忒打發去拋棄那嬰兒的牧人。

塞拜人曾經尋求過這兇殺的線索，全然無效。國王

窮窮不久，他們又遇着一件新的禍患。天后（Hera）打發了一個人面獅身的女妖來擾害塞拜城，這妖獸坐在城外的山上，傳誦一道謎語，問什麼動物有時兩足，有時三足，有時四足，這東西腳最多時，最是軟弱。凡是回答不出來的人，都被牠處死了。塞拜人失望極了，就是忒勒息阿斯（Teiresias），先知也無能為力。那遊浪的窩狄浦斯卻跑來道破了這謎語，他說是「人」，因為一個人生下地時是四隻足，老來時加上一根拐杖，又變成了三隻足。於是那妖怪便墜崖自殺了。（參看第十七註）那些感恩的人民把王位獻給了這位救星，同時拉易俄斯的寡后易俄卡斯忒也嫁給了他。

正當窩狄浦斯登極時，那先逃回來的僕人恰在城中。這人跑去跪在易俄卡斯忒面前，攀着她的手求她把牠送到那邊方的牧場上去重操舊業。一個忠誠的老

僕人只有這一點小小的懇求，王后立刻就准許了。

又過了十六七年，本劇的動作才開始。這其間易俄卡斯忒生下了四個兒女。（見本文第五段）我們試看這劇尾的情節，想來那兩個女孩不過纔十二三歲。窩狄浦斯這時樹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基；凡是有什麼患難，塞拜人總去求他。

這時候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災難：地面的果實朽爛了，原上的羊羣病死了，婦人又不能生育，全城都發生了瘟疫。正當各處的祭台上冒着香煙時，正當空際充滿了苦痛的呻吟時，一大羣童子、青年，和老祭司來到國王面前請求援助。本劇的動作就從這兒開始。

（九）本劇結構的分析：本劇的結構分作六部分，前五部分各分兩段，與第六部分相合，共成十一段。

（1）開場白：（由第一行到一百五十行）窩狄

浦斯國王上，塞拜人把他看得很高。他答應去尋找拉易俄斯的兇犯，拯救人氏。

歌隊進場時的道白（由第一五一行到二一五行）
歌隊祈禱天神，且悲痛他們所受的災難。

（2）第一場（由第二一六行到四六二行）國王當衆咒詛那不明的兇手。他聽了克勒喲（Creon）的話，把忒勒息阿斯（Tiresias）先知請來。這先知起初不肯答話；後來因為捱了罵，纔說窩狄浦斯自己便是那兇手。

第一只歌：（由第四六三行到五一二行）歌隊預言那不明的兇手就要受罪了；但因為缺少證據，他們不能相信先知所說的話。

（3）第二場（由第五一三行到八六二行）克勒喲否認他曾經收買先知來控告國王。窩狄浦斯不相

信他的辯駁。俄卡斯忒（Jocasta）王后出來止住了這場爭辯，克勒喲便退去了。國王告懇王后說先知控告他是拉易俄斯的兇手，王后勸他不必着急；雖是命運註定了拉易俄斯會死在他的兒子手裏，但那嬰兒早就被棄在荒山裏；並且拉易俄斯已在那三叉路上被一大羣強盜殺死了。

王后提起那三叉路時，窩狄浦斯便吃了一驚。於是國王問起那肇事之年月，地點和拉易俄斯的容貌與他的隨從。這一切都使他相信他自己便是那兇手。

國王把他的故事告懇王后，說他怎樣在科麟索斯（Corinth）被人嘲笑，怎樣前去得爾火，怎樣在縛客斯境內殺了人。但他還有一線希望：因為那逃回的用人說拉易俄斯是被一大羣強盜殺死的，並不是被一個人殺

死的。

國王要召見那生還的人，那人現在牧羊去了。

第二只歌：（由第八六三行到九一〇行）歌隊咒詛那暴戾的行爲，如像國王對待克勒福的行爲；且咒詛那不敬神的行爲，如像王后懷疑神示的行爲。

（4）第三場：（由第九一一行到一〇八五行）正當這時有一位信使從科麟索斯跑來，說他們的國王坡呂波斯（Polybus）死了，他們要迎接窩狄浦斯去承繼王位。易俄卡斯忒和窩狄浦斯聽了大喜，因為那註定窩狄浦斯殺害他父親的神示並沒有靈驗。

但國王還畏懼那另一段神示，害怕討娶他的母親。那信使聽了這話，便說明坡呂波斯和麥洛拍（Me-ropé）並不是窩狄浦斯的親生父母。那信使早年替坡呂波斯牧羊時，在客賽龍山上檢得了那嬰兒時代的窩

狄浦斯，把他帶到科麟索斯去。那不是檢來的，那是另外一個牧人送給他的。

但誰是那另一個牧人呢？信使說他是拉易俄斯的臣民。

王后求窩狄浦斯不要再去追究這事。他說不論他的身世多麼卑賤，他一定要追根到底。於是王后呻吟一聲，奔了進去。

第三只歌：（由第一〇八六行到一一〇九行）歌隊高興的說窩狄浦斯會變做一個塞拜人，他也許就是神明的種子。

（5）第四場：（由第一一一〇行到一二五八行）那位塞拜牧人進來時，科麟索斯的牧人便說，就是這人把嬰兒送給他的。一步一步真象全明了。那嬰兒原是拉易俄斯的兒子，原是拉易俄斯的王后把他交與那牧人